

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 幸存者

——民主德国短篇小说选



新 华 出 版 社

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 幸存者

民主德国短篇小说选

刘云峰 李兰琴 译  
王德峰 刘洪潮

新华出版社

# 幸 存 者

——民主德国短篇小说选

刘云峰 李兰琴 译  
王德峰 刘洪潮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10,000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203·217 定价：1.85元

##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文学先驱者鲁迅、茅盾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致力于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各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解放后，东欧各国著名作家的杰作更多地被介绍到我国，受到读者的欢迎。

本丛书介绍东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优秀作品，分册陆续出版。举凡这些国家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均经精心选择~~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兼顾作品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本丛书是我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东欧各国当代文学。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会使我国广大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风貌，并从中得到艺术欣赏和借鉴，同时也进一步增进我们与东欧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 译 者 的 话

一九七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出版部门选编出版了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集，作为献给社会主义德国诞生二十五周年的礼物。出版者从大量的作品中选编了具有代表性的五十位作家的五十篇短篇小说。一九八〇年，即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之后不久，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在五十篇选集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使入选作品达到七十五篇，仍分两卷出版。

出版者在选编时确定了两条重要原则：一、只选在民主德国生活或生活过的作家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直至一九七九年底这段时间所写的作品。二、入选作品必须在发表以后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另外，每个作家最多只能入选一篇作品。

民主德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园地是很繁荣的。倘若要我们来选编一部反映民主德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成果的集子的话，那简直是不敢想象。幸好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选集。这既省却了我们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还

避免了挂一漏万之大忌。

我们从七十五篇选集中选译了二十五篇。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篇幅长短悬殊，短的不足两千字，长的超过两万字。其中有久负盛名的大手笔之作，如名作家布莱希特的《两个儿子》，篇幅很短，但独具匠心；也有文艺园地新秀的处女作。在题材方面，有以二次大战为背景，写德国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下的悲惨境遇和反抗，有描写建国后工农业建设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有的还着重反映了在工厂和家庭中师与徒、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在写作技巧上，不少作品构思新颖，回味无穷，如《春光奏鸣曲》，读了既感到出乎意外，但又觉得入情入理。有的文笔生动，语言诙谐，妙趣横生。也有一些作品虽无曲折复杂的情节，但描写细腻，寓意深刻。

在编排上，我们采用原选集按作者的出生年月为顺序的办法。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我们在每篇作品前面加上作者简介。如果我们的这个译本能对我国读者在了解民主德国的作家和作品方面有所裨益的话，那么，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 目 录

|            |                  |
|------------|------------------|
| 译者的话       | (1)              |
| 两个儿子       |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     |
| 胡苏姆的姑娘     | 路德维希·图雷克(5)      |
| 刺客的雪茄      | 弗朗茨·卡尔·魏斯科普夫(15) |
| 春光奏鸣曲      | 维利·布莱德尔(28)      |
| 汉堡的暴风雨警报   | 奥托·戈彻(44)        |
| 幸存者        | 斯特凡·海姆(58)       |
| 带俾斯麦头像的金塔勒 | 尤里叶·布雷灿(71)      |
| 欢乐的施特拉古拉   | 约阿希姆·诺沃提尼(83)    |
| 桑给巴尔老人     | 格兹·R·里希特(90)     |
| 虎皮鹦鹉死了     | 本诺·普卢德拉(103)     |
| 一顶特大号的帽子   | 冈特·德布鲁因(112)     |
| 在异国的那座城市   | 弗里茨·霍夫曼(121)     |
| 一个颇似爱情的故事  | 卡尔·赫尔曼·勒里希特(131) |

|                 |                |
|-----------------|----------------|
| 中途·····         | 约阿希姆·克纳佩(141)  |
| 两个男孩·····       | 赫伯特·纳赫巴尔(149)  |
| 英格，这么快就变卦了····· | 沃尔夫冈·科尔哈泽(168) |
| 诺拉·S的档案·····    | 埃里克·诺伊奇(201)   |
| 姑娘的代价·····      | 贝尼托·沃加茨基(230)  |
| 我妻子的学生·····     | 保罗·格拉齐克(257)   |
| 攀登·····         | 克里斯塔·米勒(264)   |
| 有那么一户人家·····    | 埃尔克·埃尔布(285)   |
| 一匹马的故事·····     | 沃尔夫冈·特兰佩(292)  |
| 安娜会说德语·····     | 黑尔加·舒伯特(301)   |
| 锅炉工尤勒·····      | 沃尔夫冈·米勒(310)   |
| 我不愿在宁静中死去·····  | 马丁·斯特凡(333)    |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 两个儿子

---

〔作者简介〕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著名戏剧家、诗人、小说家和导演。二十年代末参加德国工人运动。1933年因反对纳粹政权流亡国外,1948年返回柏林。1949年与妻海伦妮·魏格尔一起创办了名扬世界的柏林歌舞团。曾获国家文学奖、列宁国际和平奖金。主要作品:《三个铜板的歌剧》、《卡拉尔大娘的枪》、《巴黎公社的日子》、《建设歌》等。

一九四五年一月,希特勒的战争行将结束。在图林根,有个农妇梦见儿子在战场上喊她。她睡眠惺忪地走到场院,仿佛看见她儿子在抽水机旁边喝水。她跟他说话时,才认出这是一个年轻的俄国战俘。他们正被强制劳动。几天之后,她

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奇遇。战俘们正在附近的丛林里刨树墩。她给他们送饭。离去时，她又扭头斜视了一下那个年轻的战俘，只见他一副病态，正痛苦地把脸转向别人递给他的那只汤锅。突然，这张脸一刹那变成了她儿子的脸。以后一连几天，又多次出现这样的事：还是这个年轻人的脸，迅速地变成她儿子的那张脸，但转瞬即逝。后来，这个战俘病倒了。他躺在仓库里，没人护理他。农妇心神不定，觉得自己应该给他送点强身的东西去。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像有人在催促她。然而，她的想法遭其兄反对。其兄是战争伤残者，经管这个场院。他对待战俘很粗暴，尤其是一切都开始变得混乱不堪、村子里也开始害怕战俘以来，他更是暴戾。农妇并不理睬他那套理由，但她自己也不认为帮助这些下等人是对的。关于这些人的可怕传闻，她没有少听过。敌人会怎样对待她身在东线的儿子？一想到这，她就心惊肉跳。但正因为想到了这，她的主意也就打定了一半：帮助这个无依无靠的战俘。

可是，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她就被几个俘虏一次激烈的谈话弄得大惊失色。这是一天晚上，在满是积雪的小果园里，刺骨的寒风发出嗖嗖的声响。几个俄国人聚拢一起，大概是在密谋逃跑。那个年轻人也在其中，他发着烧，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也许是因为他身体特别虚弱，他在她面前最为惊恐。惶恐之中，他脸上又发生了那种奇特的变化，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仿佛儿子的脸，两脚不由自主地向他走去。这张脸神色慌张，这使她非常动心。尽管她出于履行职责向其兄

报告了果园里的谈话，但她还是决定把那包准备好的火腿皮送给可怜的年轻人。此事就像第三帝国时期的某些好事一样，办起来不仅极其困难，而且还充满着危险。在这次行动中，她的对手是她自己的兄长，她个人对俘虏们也完全拿不准。尽管如此，她还是成功了。这段过程中，农妇发现，战俘们确实打算逃走，因为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危险，也许在红军开到之前他们会被拖往西线或干脆被处决。尽管这位年轻的战俘与她那次不寻常的经历密不可分，然而，靠着比划讲出来的几句可怜的德语，她根本就不可能打消年轻人明显想逃走的念头，搞不好她自己倒可能卷入他们的潜逃计划。她弄来一件上衣和一把铁皮剪刀。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那种奇特变幻不再出现。如今，这农妇已纯粹为异国的年轻人帮忙。

二月底的一天清晨，有人敲窗。透过玻璃朦胧看到儿子的脸，她不禁大吃一惊。这回可真是她的儿子！他穿着破烂的党卫军制服，全副武装。他所在部队被歼灭了。他惶惶不安地说：俄国人离村子仅几公里了。尔后，他央求母亲千万别把消息传出去。紧接着，一次似乎真正的作战会议在顶楼的角落里召开，与会的有农妇，她的负责管理场院的兄长，还有刚刚回来的儿子。他们首先决定把俘虏们干掉，因为他们很可能看见了那个党卫军人，而且估计俘虏们很可能说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离村庄不远处有个采石场。党卫军人在会上固执己见，叫嚷必须在第二天夜里把他们分别从粮仓里引出来干掉，并由他执行，尔后把尸体弄到采石场去。她兄长说：“晚上弄给

他们几瓶烧酒，让他们的情绪在最后一刻有济于事。”但接着他又强调：不能做得太惹眼，因他与其雇工最近对这几个俄国人已相当和气。年轻的党卫军人在制订这套计划时，忽然发现他妈正在发抖。于是男人们当即决定：不管怎样，绝不能让她再去粮仓附近。她惊慌失措地等待着黑夜。俘虏们收下酒，极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农妇听见他们醉酒后唱着忧郁的歌。约摸十一点钟，她儿子走进粮仓，却见里面空空如也：俘虏跑了。他们醉酒是装出来的。恰恰是场院里新近出现的那种不自然的友好气氛使他们确信，红军离此地不远了。其实，俄国人当天后半夜就到了。农妇吓得战战兢兢正想烧掉那身党卫军服，她儿子喝醉了躺在顶楼上。她兄长也醉了。她不得不一个人接待俄国士兵，并替他们做饭。她干着活，脸上毫无表情。一清早，俄国人就上路了。红军继续进击。她儿子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不知从何处又弄来一些烧酒。他坚决表示，即使豁出命来也一定要赶上向后败退的德军部队，继续同盟军作战。农妇想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再打下去无疑意味着灭亡。她不顾一切躺倒在他面前的路上，想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住他的去路。他把她扔向路旁的稻草堆。当她重新站立起来，顺手摸到一个镢头把子。她挥动双臂，使尽浑身力气，把那个正急匆匆跑开的人一下子打倒了。

翌日前半晌，有个农妇推着一辆带栅栏的小车来到设在附近集镇上的一个俄军指挥所前，把用捆牛绳捆在车上的儿子作为俘虏交给俄国人。她向一名德语翻译解释说，这样可以保全她儿子的性命。

路德维希·图雷克

## 胡苏姆的姑娘

---

〔作者简介〕路德维希·图雷克，小说家。1898年生。作过童工、排字印刷工人、矿工、水手等。1930——1932年旅居苏联。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后回德国进行反法西斯地下斗争。1945年在柏林从事创作。主要作品：自传体小说《一个无产者的自述》、《明显的转变》等。

一九一八年秋。基尔湾，皇家舰队隐在烟雾之中。造船厂冒出的油烟与海上的浓雾交织，在城市上空形成一层肮脏的阴霾。菲杰·布龙斯，一个年轻漂亮的水手、第一师水兵和驱逐舰司炉，却偏爱这种天气。这是因为：在那些“鲨鱼”发现他之前，他就能听到他们穿着打了铁掌的靴子在基尔的石头路面上走动的声响。

菲杰开小差了。他对战争早就感到厌烦。不过，他想逃脱痛苦折磨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汉娜·帕彭迪克强烈的爱。他们是在他假期的最后一晚才相识的。她是从胡苏姆来的一个渔家姑娘。她楚楚动人，姿色出众，菲杰一生中还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郎。火一般炽热的爱情使他心惊肉跳，这爱情犹如滂沱大雨伴着霹雳闪电猛然间劈头盖脑地向他泼打过来，同他迄今所想象的迥然有别。堤上的那次泪别简直令人心碎。当一抹朝晖出现在苇草尖时，她才委身于他。尔后，她以暖人心脾的声音向他耳语道：“菲杰，我亲爱的菲杰，千万要熬过这场该死的战争呵！我父亲已在战争中死了，我妈悲伤过度，也死了。你要挺住呵，菲杰！为了我，你要平安回来！”

她为他担心。也许她还害怕怀上孩子。而他却无忧无虑，这样一个姑娘生的孩子肯定错不了。随后，当他们不得不在堤后分手时，她再一次向他喊道：“要挺得住，平安回来！”

这发自肺腑的呼唤，乍听起来象是呼救，至今他仍难以忘怀。然而，当甲板上突然传来命令说整个舰队在最后一刻仍要迎战英国人时，姑娘的呼唤声在他耳际极其强烈地回响。当晚，他不辞而别了。从此，他就不停歇地进行他自己的反对帝国战争的战争。

“也许我们这里的仗还能打赢”，同舰的二等下士海因·克勒格尔说，“别处肯定是要输了！”

这已是额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整个驱逐舰上，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还会去反驳他。重要的是，根据这一

情况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有七个人首先作出决定，他们偷偷地溜了。两天之后，又有三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说舰长曾大发雷霆，然而，那十个人却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在基尔甚至已经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虽然还没有人看到过，但久而久之，人们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例如，昨天深夜一个水手来到十个人躲藏的仓库，让他们从一辆卡车上卸下七十枝步枪和三挺重机枪。起初他们都惊恐不安，之后又都为人们对他们的信任高兴。来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作好准备，说举事的日子不远了。

最令人兴奋的是，这个水手带来了十个伪造的造船厂证件。他关照他们不要拿着证件到城里去乱逛，要他们时刻提防着“鲨鱼”，他嘱咐说，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证件的有效期限有多长。

菲杰·布龙斯把这个好意劝告当了耳边风。他要用这证明到胡苏姆去。汉娜早就在那里等着他呢。海因·克勒格尔警告他：“胡苏姆可不是基尔。那里还完全是与世隔绝的！”

菲杰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执意要往胡苏姆走一趟。“就一个晚上，海因！你能理解我！后天我就回来！”

就一个晚上，菲杰说对了。这一晚的时辰是那么美好，那么耐人寻味。当他走进她那小房间时，汉娜兴奋得热泪盈眶。过一会儿，她哭了。她告诉他她肚子里已怀上他的孩子时，他一点也不生气。天亮时她又落泪了，因为他真的发火了，那是在她对他说不来得及打胎的时候。然而，不幸却没有放过她，菲杰在列车进站口被捕了。她悲痛欲绝，一步也

不离开他，直到他被押上小船。她知道，他将被送往沼泽小岛聚德罗克，那里有一个关押开小差水兵的牢营。

菲杰努力压低着头把脸埋起来，使同伴看不见他那潮湿的眼睛。沙丘上不停挥动着头巾的汉娜渐渐远去。

在聚德罗克岛上，菲杰在无聊的折磨和思念汉娜的揪心疼痛中打发着漫长的日子。他慢慢地把主要精力用来思考，诸如牢营的伙食、看守的刁难、逃跑的计划，等等，他的思想才安稳下来。逃跑毫无希望。夜里的探照灯与不间断地在小岛周围游弋的巡逻艇，让人觉得一切逃跑的尝试似乎都没指望，尤其是严格禁止包括渔船在内的所有外来船只靠近小岛。他眼睁睁地望着在秋季风暴中咆哮的北海，感到一筹莫展。北海好象同“鲨鱼”结成了盟友。它们都贪婪地龇牙咧嘴，狂吼的大海要吞噬整个小岛，而“鲨鱼”则要嚼食岛上的居民。很显然，牢营管理者的目的是想通过饥饿杀死囚犯。囚犯们很快就彼此不照面了，他们象幽灵一样躺在遍地骷髅的洞穴里。诚然，饥饿是岛上的头号大敌，有些濒临死亡者在是否愿意重返舰队服役的问题面前屈服了。当然，也不乏视死如归的志士，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再回舰上去。

汉娜·帕彭迪克听着从聚德罗克回来的水兵们痛苦的诉说，心如刀绞，这些有幸逃出来的水兵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汉娜为她亲爱的菲杰寝食不宁，为她未出生的孩子揪心，那小生命正在充满忧伤的心桃下发育生长。

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勇敢的姑娘要为拯救她的情侣采取行动了。她想在一个微风宜航的夜晚登上她已故父

亲留下的小渔船，借涨潮之机起帆向西驶向大海，在破晓前到达沼泽小岛聚德罗克，潜入牢营把菲杰接上渔船，驶往汉堡。汉堡是个大城市，菲杰容易隐蔽下来。她向她父亲的好友、老渔民巴特尔斯透露了计划。起初他捧腹大笑，但当她同他握手发誓非干不可时，他变得非常焦躁不安。

“跟你父亲一个样，你简直疯了！”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但还是出了一些好主意。

“只要在涨潮，你就要使小船摆脱浪槽。因为涨潮时大海波涛汹涌，猛烈异常。假如刮起东南风——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你就沿岸边从佩尔沃尔姆绕过去！”

巴特尔斯老头表情异常严肃，使她在的一瞬间都有点儿害怕了，但这种恐惧心理只持续了几秒钟。

“我的姑娘，我告诉你，聚德罗克在沼泽岛上只不过就象苍蝇屎那么大一个小黑点，据说有人在深夜驾船到过那里，不过，要是在光亮的海面上行船那绝无可能！”

对这种不吉利的预言，汉娜马上予以反驳：“聚德罗克通夜都有探照灯照着，这么说谁还能过去呢？！”她根本不信他的话。

巴特尔斯老头发出了沙哑的大笑，他扭头否定了反而把这种光亮当成有利条件的想法。“啊哈，我的傻瓜，恰恰因为有探照灯你才无法让你的小船靠岸，因为在靠岸之前你就会被发现，被抓住的！”

汉娜同情而又轻蔑地看着这个老头，她好象要说：“是啊，这一切你根本无法理解，你已经太老了。”她索性离开了他。